

# 【人物传】





## 峨眉山首位高僧 慧持大师

(337—412)

慧持大师，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出身于世族家庭。自幼聪颖，有文才。

18岁时与兄慧远听高僧道安讲经说法，豁然而悟，遂同拜道安为师。时逢战乱，随道安僧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在这样的艰难岁月，道安师徒依然坚持修学，不废佛业。兴守二年（364年）取道南下，到东晋治下的襄阳后，师随兄远公东下，初憩荆州上明寺，后到庐山修住。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欲观瞻峨眉，振锡岷岫，辞远入蜀，远苦留不住，感叹说：“人生爱聚，汝独乐离，如何？”师亦悲戚，但以为“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剖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于是兄弟洒泪而别。到蜀后，受到刺史毛璩的热情接待，住龙渊精舍，讲经布道。蜀中人士望风推服，能入其堂受到接待的，竟被称为“登龙门”。师为酬夙愿，不久上峨眉山创建普贤寺（今万年寺）。慧持是来峨眉山传播佛教的第一位高僧，后回龙渊精舍修持。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谯纵之乱，杀死毛璩，师去郫县寺中避难。谯纵侄道福率兵追击毛璩部属至郫，进入寺中，众僧惊走，持师在房前盥洗，镇定自若。道福知为高僧，不敢加害。境内平静以后，还住龙渊精舍，讲说斋忏，老而愈笃。义熙八年（412年）圆寂，世寿76岁。持临终遗命：“经言，戒如平发，众善由生，汝等行住坐卧，宜其谨哉。”慧持在蜀12年，为弘扬佛教事业，献出了毕生精力。

蒋超、印光《峨眉山志》均称“以晋义熙八年卒，春秋八十有六”（未写出生时间）。但据《中国十大高僧》载，其兄慧远出生于公元334年，因此，新《县志》记慧持出生于公元337年是准确的，圆寂时只有七十六岁。

## 明果大师

明果大师，四川资州人，幼年剃发龙游山。回蜀后到峨眉山结茅住锡，乾明观中道士不睦，裂派纷争，部分道士离观他去，留下的皈依佛法，迎请明果大师住持，改道观为佛寺，即今之中峰寺。



## 峨眉山首位外国僧人 宝掌和尚

宝掌和尚，印度人，相传生时左掌握拳，七岁削发，掌即展，乃现红痣一枚，因名宝掌。南北朝时期来中国，受到梁武帝尊崇，延供内庭，不久入蜀礼普贤，留成都大圣慈寺，注译佛经。曾来峨眉山洪椿坪后结茅修住，是到峨眉山的第一个外国僧人，宝掌峰即由此而得名。后游五台，历衡岳、匡庐，入建业（今南京市），遍访两浙名山，住浦江之宝严寺，圆寂后塔建秦望山。

关于宝掌的生卒年月，蒋超撰著的《峨眉山志》称：

“生于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公元前414年），卒于唐高宗显庆二年丁巳（657年），寿1072岁。”生年无从稽考，卒年亦不可信。

宝掌来中国的具体时间，《译峨籟》称：“汉永平中，癸亥年（63年）六月一日，有蒲公采药于云窝，见一鹿，异之，追至绝顶无踪……径投西来千岁和尚（指宝掌）告之。”如按此，当于汉明帝永平六年以前宝掌就来峨眉山了。《五灯会元》、蒋超《峨眉山志》均称宝掌“魏晋间来中国，入蜀礼普贤”。但又称：“梁武帝延供内庭，达摩至，就而叩请。”魏晋间当在公元265年前后，梁武帝在位时间是天监元年到太清二年（公元505—548年）。相隔亦达二百多年。新《县志》称：“南北朝时期来中国，梁武帝延入内庭。”这在时间上比较一致，与萧衍崇信佛教的史实是吻合的。达摩也是南北朝时期来中国的。

## 阿罗婆多尊者

阿罗婆多尊者，尼泊尔高僧，南北朝时期来中国。不久到峨眉山礼佛，看到山环水绕，与西域化城寺地形相似，便在山上辟地建寺，因山高无瓦，运输不便，且冰雪严寒容易冻裂，便以木皮盖顶，名木皮殿（一名化城寺）。此后该寺累毁累建，到清嘉庆年间，法堂上人重建，改名大乘寺。（印光《峨眉山志》称“晋阿罗婆多尊者”，未写来中国时间，有的资料又说“相传于东晋末年来中国”，新《县志》则说“南北朝晚期来中国”。按宝掌来时，梁武帝延供内庭的资料，阿罗婆多迟于宝掌，故采用新《县志》说。）

## 淡然大师

淡然大师，俗姓林，名时茂，原为东魏孝静帝时渤海王高欢部将，封镇南将军，因与高欢之子高澄不睦，避祸到泽州析成山问月庵出家，法名太空，号淡然。后到南朝，梁武帝封为妙相寺副主持，普真卫法禅师，因与住持钟守净不和，晚年辗转到峨眉山中峰寺修住，并扩建中峰寺。据明清溪道人撰《禅真逸史》：淡然大师生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卒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世寿127岁。圆寂前作有“辞世颂子”曰：“杀人如麻，立身以砥。宠辱不惊，恬淡是非。酒吸百川，肉吞千豕。醉卧中峰，羲皇自拟。皓月清风，高山流水。长啸狂歌，何分角散。心证菩提，法舟相舫。生彼莲花，逍遥无已。”



## 茂真尊者

茂真尊者。曾来峨眉山住锡，在中峰寺有茂真尊者庵（早废），相传与孙思邈常相呼应处名应峰，弈棋处有棋盘石，二者古迹尚存。



## 著名儒学家和文学家 仲子陵

(743—802)

仲子陵，公元743年出生于嘉州峨眉县（现峨眉山市绥山镇斗量村）。根据《仲子世家世系》记载：仲子陵为孔子弟子仲子路第四十二代孙，其父仲孝俊。子陵为次子，性刚直方正，敢言，时人谓之“小子路”。

仲子陵幼年读书于峨眉山神水阁，勤学励志，精研后苍以及戴德戴圣所著《后氏曲台记》《礼记》等著作。学识精进。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子陵举进士甲科。得朝廷举贤良，从大历十三年至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78—790年）历调补秘书省校书郎、常侍郎等职；期间作《通难》一书，受到朝廷重视。

建中二年参与朝廷议“禘祫”。贞元六年至八年（公元790—792年）任同官县尉。期间再次参与朝廷议“禘祫”（注：古代国家重大祭典）。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完成专著《五服图》十卷，敬献朝廷。并出版发行。

贞元九年至贞元十年（公元793—794年）任醴泉县尉。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朝廷举贤良方正，子陵擢任太常博士。掌引导乘舆，撰定五礼（吉、嘉、宾、军、凶）仪注，监视仪物，议定王公大臣溢法等事。凡朝廷议制太庙祭祀大礼，子陵议论符合礼法，众儒叹服，由此与当朝袁彝、韦彤等人齐名，尊为中唐名儒。

贞元十二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96—798年）调任主客员外郎。当年末，受命充任黔中选补使。主持贵州贡举，考选人才。赴任途中，乘官车转道路经峨眉，家乡人以为荣。

贞元十四年至贞元十七年（公元798—801年），任博士祠部郎。

贞元十七年至贞元十八年（公元801—802年）任司门员外郎。

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病逝于靖恭里第。享年五十九岁。仲子陵去世后，和其同朝的礼部尚书、著名文学家权德舆为其撰写《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铭文收入《全唐书》流传至今。

仲子陵作为中唐前期的巴蜀文人，在学术及文学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赋作由于受经学倾向影响，典雅而平实，与中唐其他赋家所作赋的丰赡华美相异。开启中晚唐赋散化的先声。

在礼学上，他以一个地方官身份入朝与“京官”同议“禘祫”大礼。其礼学成就，为世人所称赞。仲子陵精修二戴礼，对后来学界所谓“蜀学”的兴盛所起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

仲子陵在礼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中唐年间（公元780—783年）发生的所谓“禘祫”之仪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新唐书·礼乐志三》载：“禘祫，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于太祖，而禘以审禘其尊卑。此祫，禘之义，而为礼者失之。至于年数不同，祖、宗失位，而议者莫知所从。”建中、贞元年间，“禘祫”被提上议事日程，遂有诏定百官普议之事。仲子陵就是在这时奉诏入京议“禘祫”。虽然唐初有孔颖达、贾公彦等经学名儒，还有一大批包括魏徵、房玄龄等礼学专家，但直至大历（公元766—779年）之前，深谙礼学的鸿儒名士依然较少，对“禘祫”的认识和论争缺乏真知灼见。到大历年间，《春秋》《诗》《礼》《易》《论语》等皆有名家，《新唐书·儒学列传下》称：“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丐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丐、子陵最卓异。”在经学氛围浓厚的唐代，迁献、懿二祖之位是涉及礼仪礼教的国家大事，所以此事便“诏百官普议”，当朝高官礼仪使、太子少师颜真卿，太常卿裴郁，太子左庶子李嵘，工部郎中张荐，司勋员外郎裴枢，考功员外郎陈京，同官尉仲子陵，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国子四门博士韩愈、左司郎中陆淳、尚书左仆射姚南仲、鸿胪卿王权、申衍之等都参与了争议。在《新唐书》所列参与争议的人中，除仲子陵为地方官外，其余均是“京官”。这不能不令当时的人们刮目相看。这也证明了仲子陵以其杰出的礼学才能，已经成为中唐著名儒学大家而受到尊重。

这以后，仲子陵由于拥有杰出的礼学才能而被勒留京都，寄禄于州县，成为勒留官，享有京畿之邦要员的特权。《钦定全唐文》所载权德舆《尚书司门员外郎仲君墓志铭（并序）》中对仲子陵的评价是：“复命逾年，稍

进郎位，循性诣理，恬于声荣，隤然放怀，以冯唐、颜驷自况，修词甚博，推本六经，赋诗类事，往往有卓异不羁之韵，邃于礼服，上下古今仪制，著《五服图》十卷，自为一家之言。起庸蜀诸生，以文义自达，至礼官元士，三登于朝，讲义洽闻，不疚不跲。輿夫凭覆露……”仲子陵在礼学上的成就被誉为“元士”，即现在所说的“元勋”，也就是礼学的第一位之义。换言之是礼学方面的“鸿学巨儒”。这是唐代至高的儒学荣誉。

仲子陵还是当时少有的文学家。他不仅写诗，还特别擅长赋的创作，在中唐的赋家中其创作数量可观，对中唐律赋创作亦具有重要影响。他的赋作语言平易，启晚唐律赋散化倾向的先声，而且律赋创作题材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创新。《钦定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一中收录了他的《秦镜》诗一首：“万古秦时镜，从来抱至精。依台月自吐，在匣水常清。烂烂金光发，澄澄物象生。云天皆洞鉴，表里尽虚明。但见人窥胆，全胜响应声。妍媸定可识，何处更逃情。”他在诗中意在激励人要一尘不染，表里一致，肝胆相照，这种重视心理健康的美德尤为世人称道。此诗是一首明志励人的佳作，流传至今。

而其赋的创作则影响巨大。《钦定全唐文》卷五百十五中就收录了他的《断织赋》《清簟赋》《辘轳赋》《珊瑚树赋》《洞庭献新橘赋》《幽兰赋》《五色琴弦赋》《五丝续宝命赋》等八篇赋和《献懿二祖迁禘于德明兴圣庙议》一文。这足以说明他在赋作上的地位。

仲子陵年老后不愿久居京城，辞官回乡。他荣归故里的消息惊动了峨眉百姓，都以为这位皇帝身边的要员一定是高车驷马，装不完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可仲子陵回峨眉时，轻装简从，除日用之物和满车书籍外，只带回来几盆兰草，这些兰草还是他当年从峨眉山上采去的。仲子陵出身寒微，家境清贫。十八岁那年，他独身来到峨眉山神水阁，刻苦攻读。这时他就爱上了兰草，后来下山时，他随身带回几盆兰草，在被选为贤良后，又随身将兰草带进京都。他平生爱兰，喜爱幽兰高洁的品格，写出了著名的《幽兰赋》以明志。赋中写道：“兰为国香，生彼幽荒，贞正内积，芳华外扬。”到京城当了那么多年的官，如今荣归故里，除日常用物外，还是当年那几盆兰草，他的人品操行就不言自明了。这也是成语“身无长物”的另外一种注释。

仲子陵为人耿直，为官清廉，“其嫠嗣郢王之藻女，宗室公宫，称其贤淑，生一子无颇，幼学而孤，卜七月甲申，于万年县之某原，其理命

也”。他一生好学，不治家财，辞官归隐时，拒绝皇帝封赏，回家后同家人一道躬耕自食，清贫简朴。与世长辞之日，唯书籍满室，幽兰几盆，白酒数斛而已，清寒之状，世所少见。

## 附：仲子陵赋作九篇

### 《断织赋》

儒有学而未殖，敏而多识。庶几立言，无念进德。当年以倦，中道而息。余虽不知，请喻断织。伊昔孟子受学，辍然如疲。日忘其所志，月忘其所知。母也贤只，教之勤斯。拔既幸砸桓睿应鸣梭而中隳。且自贤，亦自满。泥钧成器，玉琢成瓿。邻于墓，尔则有踊跃筑埋之非；近于市，尔则有嬉游贾御之短。是用居居于学官之舍，纳尔于经籍之馆。期子衿之青青，致履道之坦坦。胡为乎不勤以学，惟事于散。苟尔学之可停，犹吾织之斯断。其貌既舒，其言又徐。投杼惘尔，操刀介如。丝之伤，一纬飘其无绪。帛之裂，千经荡其无余。前工后拙，始密今疏。牵挺为之中止，杼轴犹其一虚。且以丝喻人，以织喻学。若金受砺，如木斯斫。夫丝可以众而不可以寡，织可以勤而不可以舍。一丝所累，以倍乎寻常；一织所工，而衣乎天下。因兹细故，以及大者。彼妇道之信然，况君子之事也。故形于织，女思其功；移于学，士念其终。业畅于外，美归于中。则以顾绾之理，宏素王之风。我友我生，无落无废。学若山积，心无蓬秽。当求断织之义，若之何以自艾。

### 《清簟赋》

创物者必正其名。以清命簟，惟簟斯清。双入巧作，连心织成。始葱茏而席卷，终绚烂而砥平。本其初则王尔运心，班匠寓目。吴赤刚，楚泽寒竹。皓竿冰截，素肤缟裂。断此枝间，略其沟节。然后尔軼手，匠妙意。文理横生，波澜荐至。雕龙绮错，切玉鳞次。澹冰泮而泉开，分霜劲而雪坠。信通才之云欲，非吾人之所为。于是时授炎暑，天旋太阳。山成烂石，泉若探汤。有美一人兮明时节，求暑备兮珍簟长。知薜荔之空靡，意荃兰之虚芳。若乃买以兼金，缘以纯锦。思因人之共蔽，庶君子之安寝。出此

入彼，俱处芳兰之室；上据下承，必兼芬若之枕。况乃虚馆方昼，华堂且空。高梧景，密条生风。撤文茵与绮席，虚翠幕及朱栊。惟珍簟之在御，望美人之来同。美人迟兮隔修路，对珍簟兮日已暮。瞩筵幌之虚深，卧层云之空度。带余霞而敛绮，映片月而舒素。昭列宿之清光，披青天之薄雾。于时轻箴屏用，微绡罢服。霜筒自凄，冰壶增肃。凉风忽至，获五福之康宁；炎气四除，忘庶徵之时燠。且物有小而喻大，事有浅而用深。道之将行，我则开而当暑；道之将废，我则卷而在阴。是谓清簟之理，愿为君子之心。

### 《辘轳赋》

智者创物以见意，立成辘轳以为天下利。木德标象，金行效事。与桔槔之用则同，比筍簾之形不异。井之勿幕，瓶亦汔至。当于要路之津，存乎兼济之地。忠也，陈力而就列；孝也，致养而不匮。圆转则智士之心，通流乃仁者之志。故辘轳之体一，有君子之道四。观其得位攸处，居中特立。从绳以寸工，假器以尺汲。自上自下者，念兹以有成；虚往实来者，释此而何执。利物不言利，急人之所急。舍之则其道可卷而怀，用之则其功可俯而拾。及夫挈瓶所施，悬绠所统。崇朝以闻乎三捷，永日何啻乎七纵。为万人仰，与天下共。其静也，则无机之机；其动也，则有用之用。德必不孤，贤亦有准。泉蒙者道为之废，井渫者心为之辘。无忘乎牵挛，盖存乎汲引。斯亦惠而不费乎，贤人之业于是乎尽也。

### 《珊瑚树赋》

珊瑚生矣，于彼沧溟。禀精于天地之气，擢秀于鱼龙之庭。含九泉之滋液，冠百宝之神灵。在涅不缁，既同象玉之洁；有枝无叶，亦如见树之形。当其萌芽欲成，根柢初结。同坚冰之有渐，类阴火之潜蒸。琼枝硕茂，铁网森列。贯纤目而玲珑，映重泉而昭晰。海人于是方舟以进，拭目而观。牵夫密网，出彼清澜。润夺白虹之气，光连赤玉之盘。厥价伊何，有逾于琥珀。其色则尔，取类于鸡冠。及夫汉帝思仙，神君降质。堂惟大小，帐有甲乙。植以珊瑚之树，缀以明珠之实。何幽茂以凌秋，独青葱而照日。亦有王家贵戚，石氏财雄。争豪世上，使气胸中。视珊瑚之若芥，运如意

以成风。彼植之以贵，此碎之何谓。谅无补于经纶，徒见称于祥瑞。

今也圣人御天，所宝惟贤。敛云物之容，不书于策；楸楸褫胫，而沉于泉。车有龙首鸾衡，不以珊瑚为柱；马有乘黄兹白，不以珊瑚为鞭。故虽古人之所贵，独吾君能舍旃。

### 《洞庭献新橘赋》

皇帝垂衣裳而治万国，舞干戚而来九区。包之橘柚，至自江湖。岁以为常，知方物之咸有；时而后献，表庭实之何无。本其来则风秋洞庭，霜落寰海。元侯布教，下吏旁采。碧林冬生，大小异名。已去霜蒂，初辞绿茎。然后盛以潇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塞以西走，望秦云而北征。上方端想元默，深居穆清。扇鸿钧而不宰，张大乐而无声。阅彼要荒之贡，得斯华实之英。乃明四目，乃停九歌。朱绂方来，以彰其道泰；硕果可食，以表其时和。时和在乎务本，道泰在乎柔远。一果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来，知万方之示晚。橘之名也则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献于一人。丹其实，体南方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纯。足以附荔枝于未叶，遗槟榔于后尘。然以出自荒陬，升闻莫由。烟波无已，岁月空流。岂知夫湮沉可达，职贡可修。辞草泽以孤往，入金门而见收。物之困人也，其则以众。人之象物也，岂不或中。傥草木之可俦，希成名以入贡。

### 《幽兰赋》

兰为国香，生彼幽荒。贞正内积，芬芳外扬。和气所资，不择地而长。精英自得，不因人而芳。况乃崖断坂折，溪分石裂。山有木而转深，径无人而自绝。柔条独秀，芳心潜结。翡翠戏而相鲜，蘼芜生而共悦。然后众草之中，迥为一丛。卑以自牧，和而不同。扬翘布叶，错翠舒红。宵承皓露，晓泛光风。倾于阳，希所照无隐；托其地，知其道有终。且求之昔人，徵以邃古。宛成章于楚客，爰命操于尼父。佩之众，匪兰不纫；曲之多，匪兰奚鼓。夫以薰蕕之喻，臭味斯殊。同之，则十年犹有；异之，则一日而无。乃清以为露，滋而为晷。比德者以之守贞，赠离者以之伤远。宜其出幽谷之滨，为阶除之珍。罗堂未晚，被径知春。依瑶池而自庇，与玉树之为邻。杜若芳芷，香辛白蘋，俱受生于大块，独取象于同人。是故兰也

之采，伊人所急。篇章间起，比兴俱入。道之废可锄而去，道之兴可俯而拾。为君洒微芳于素衿，希见宝于重裘。

### 《五色琴弦赋》

弦有五色而播，盖出乎舜宫，方理之而登于寿域，故制此而歌夫薰风。黑与青间，青与赤通。或以白而受采，或以黄而居中。本乎朱襄，以至陶唐。因加而自七至八，以少乎惟宫与商。事匪因于蚕饵，或不由于蟹筐。园客以登夫钩轸，墨子徒叹于苍黄。及其瓠巴所弹，师文所学。流连昭旷，缥缈绵邈，莫不因其静好，生此和乐。张伯牙之号钟，含师旷之清角。八音克谐兮自此，五色相宣兮有以。虽因声以致用，终假色而为美。清音从内而发，和气由中而起。奏激楚则引以系去风，歌阳春则杂以流徵。或向虚壑，或临积水。影历历而分形，声泠泠而过耳。直其躬而能屈，鲜其色而受污。恶以紫而夺朱，常恐新而代故。大白若辱，有以见至道之源；小扣必鸣，有以昭儒者之度。召姑洗则草木潜发，歌黄钟而川池异沍，泉鱼灏灏以跃鳞，耀云鹤婆娑而拂羽。至如心有所感，声成于文。既为事而为物，亦有臣而有君。哀而不惨，乐而不分。著万物之情性，和二气之氤氲。别有鸣琴在筵，实筐无睹。木绳则直，色然后取。恍同声之不遥，愿闻乎乱之以武。

### 《五丝续宝命赋》

半夏生，木槿荣。时五月，贝始鸣，栋叶结，彩丝颺。祭彼三闾，蛟龙不窃。祭之水曰汨罗，祭之日曰端午。情既本乎楚俗，奉又告乎寿缕。寿缕其娜，色丝五系它。色丝何始？金闺之子。画嘉颺于青蛾，发宜笑之皓齿。《国风》既哀其窈窕，家事讵忘乎丝枲，则有恩从天上，飞入官中。二八春日，十五玉童。谁其尸之，奉苹藻于清庙；何彼且纓司衣裳于圣躬。洎天子御敞日，后妃献茧之时。颜似渥丹，对回鸾之十字。手如振素，盘续命之五丝。其五丝也，蕙绿轻重，兰红浅深。皎皎而有莺其领，采采而亦翠其衿。既比方而一色，又条畅乎数寻。观其发齐万计，花柔四葩，宛委虬盘，张皇虹直。植其鹭羽，杂之而夺其鲜；对彼凤毛，久之而寡其色。别有金华别殿，钩弋靚妆。褰开筐笥，贡奉君王。懿寿丝之礼大，续宝命

之天长。袞冕绂苕萦寿丝以成锦；游纓锡美，比寿丝以无疆。错以五采，准日以符节也。综以万绪，盈数以尊寿也。龙烂蛇伸，光气腾腾，以御邪也。瑞等乾坤，拜启献也。汪昔粗梗其兵辟也。不待万岁蟾蜍，其理疾也。岂藉单衣龙子，四海销夭札之疠，百姓登仁寿之祉。微臣敢问天宝之建元。则曰甘露黄龙之年纪。

### 《献懿二祖迁禘于德明兴圣庙议》

今儒者乃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之语，欲令已祧献祖，权居东向；配天太祖，屈居昭穆。此不通之甚也。凡在左氏不先食之言，且以正僖公之逆祀。儒者安知非夏后庙数未足之时，而言禹不先鯀乎？且汉之禘祫，盖不足征。魏晋以还，太祖皆近。是太祖之上，皆有迁主，历代所疑。或引《官》之诗而永，或因虞主之义而瘞园，或缘远庙为祧以筑官，或言太祖实卑而虚位。惟东晋蔡谟，凭左氏不先食以为说，欲令征西东向。均之数者，此最不安。且蔡谟此议，非晋所行。前有不司不本谟改筑之言，取征西东向之一句，为万代法，此不可甚也。臣又思之，永闕瘞园，则臣子之心，有所不安；权虚正位，则太祖之尊，无时而定。则别筑一室，义差可安。且兴圣之于献祖，乃曾祖也。昭穆有序，飨祀以时。伏请奉献、懿二祖迁于德明、兴圣庙，此其大顺也。或以祫者合也。今二祖别庙，是分良也，何合之为？臣以为德、兴圣二庙，每以馗车，亦皆飨荐，是亦分食。奚疑于二祖乎！

## 诗人 何元上

何元上，生卒年不详，唐代诗人，峨眉县人。《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二仅存其《所居寺院凉夜书情呈上吕和叔温郎中》一首。他在道州时身体欠佳，时任道州刺史的吕温与其是好友，往来密切，两人常常写诗酬答。何元上因吕温安排他到寺庙里消暑养病而写下这首诗，以表达内心那种功名难致，年华易老的悲伤之情。吕温也回何元上一首《道州敬酬何处士书情见赠》其中结句“期君自致青云上，不用伤心叹二毛”充满勉励之情。

### 《所居寺院凉夜书情，呈上吕和叔温郎中》

何元上

庾公念病宜清暑，遣向僧家占上方。  
月光似水衣裳湿，松气如秋枕簟冷。  
幸以薄才当客次，无因弱羽逐鸾翔。  
何由一示云霄路，肠断星星两鬓霜。

## 名医 勾度

勾度，峨眉人，唐代名医。生卒年不详，相传出生于峨眉山药人世家。从小随父上山采药为世人治病，深受敬重。药王孙思邈到峨眉山寻仙草期间，慕名找到勾度为其带路，在山中遍寻珍奇仙草。勾度对峨眉山的熟悉以及对山中草药的了解，逐渐受到孙思邈的喜爱。孙思邈想传授长生不老之丹术，以表达对勾度的器重。勾度不信丹术，推辞不受，向孙思邈提出希望他传授治病良方用以济世。孙思邈传授的长生不老丹术是当时世上很多有权势之人重金相求都得不到的，而勾度坚持不受，令孙思邈非常赞叹，孙思邈离开峨眉后，有很多有权势之人找勾度传授长生不老之术，勾度不愿意，将书纵火焚之，以断其念。

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对此事做了记载：“与孙思邈于青莲峰下，孙授以黄白之术，辞不受，愿习治病之方济世，令有权势者欲传真术，度弗许，因之一室，纵火焚之，仿佛影像腾空而去。”

## 峨眉禅宗第一祖 慧通禅师

慧通禅师是青原下六世澧州洛浦山元安禅师法嗣，于唐僖宗年间（公元874—888年）来峨眉山。为弘扬佛法，四处募化，先后整修扩建了华严寺、普贤寺、华藏寺、中峰寺。并以峨眉山象火，改普贤寺为白水寺，改华藏寺为黑水寺（此说的华藏寺在今黄湾乡黑水村，与金顶的华藏寺是两个不同的寺院），改中峰寺为集云寺，改牛心寺为卧云寺，改华严寺为归云阁，意以“三云二水”压抑火星，禅师广招门人，慧灯传续，前后七代，宗风大振，被称为峨眉禅宗第一祖。他住锡的黑水寺称为祖堂。

慧通禅师在峨眉山的弘化和建树，对峨眉山佛教的发展，佛教名山之形成，功德无量。

